

後漢書集解

劉趙瀄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華嶠後漢書多

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

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簡質敝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與曰養死無曰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

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

鼓去音丘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

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爲難也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

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關甘旨調器曰和聲樂之成也崇養曰傷

之器而亡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集解惠棟曰遁一作過

行孝之累也

不義而崇養更爲親愛是孝之累也

修己曰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

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曰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

牲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夫患水菽之薄干祿曰求養

者督恥祿親也

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

存誠曰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

能曰義養也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

問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中興廬江

毛義少節家貧曰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

檄適至曰義守令

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爲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

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曰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者也

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建初中章帝下詔

褒寵義賜穀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

帝時汝南薛包孟常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西平人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好學篤行喪母

曰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廼廬於里門昏

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

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廼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集解惠棟曰若汝也風俗通作汝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

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

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集解

惠棟曰先賢傳云苞歸先人家側種稻種芋稱疾不起曰死自乞

稻以祭祀芋以充飯耽道說禮元虛無爲稱疾不起曰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

病謂之賜告也集解惠棟曰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皆絕包在建光中不應尙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天子優禮賜之

羣臣不用此書也年八十餘曰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曰爲行行信於心

而感於人曰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曰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

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自此以上並華嶠之

類傳體也劉氏史通列傳篇云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

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

上是也故鄭氏通志卽以毛義冠孝友傳首惟鄭志刪華嶠序

前百七十許字分毛義薛包各自爲篇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案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王會汾曰

爲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洪亮吉

曰案前書地理志高帝置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

元年宣帝以封子幕復故名傳至王莽時絕至建武十五年光武

始封子英于楚蓋中間十餘年國廢作郡故此云楚郡彭城人然

地理志幕徙封楚在黃龍元年幕傳則云甘露三年本名曠顯宗

表復云四年未知孰是歟昨時購錄韓曰今宿州東北六十里

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集解沈欽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

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

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

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已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

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遂去不顧與

注云類種鄭敬云全軀樹類注云謂有肖嗣是也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去求食逢餓賊將烹集解劉放曰案平叩頭

曰今日爲老母求菜集解惠棟曰袁宏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

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

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

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平既免乃抽莢得三升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

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因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

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

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呂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

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

曰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集解先

謙曰注見馬成傳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來治所餘

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人或增貲就賦或

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己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作何

集解先謙曰自以得所自以爲得所也前書如此唯班詔書而去

句法皆無爲字如人人自以得上意之類甚多後曰病免顯宗初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尙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

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

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上進賢之義書

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竝數引見平再遷侍中

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集解官

本考證曰鄒字一本作荀在位八年曰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

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曰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集解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爲作

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爲短褐事畢上言帝曰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

議其罪時公卿皆曰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

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曰爲美談春秋

國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善大其平乎已

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

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

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集解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爲美談

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

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

三

四

目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識集解先謙曰官本加作嘉是赦

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掖縣治少修節行客居琅邪

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雅小於鄉曰聚廣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

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鄧

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

干曰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

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廝人也廝音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父普王莽時爲田禾

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集解惠棟曰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大夫趙並爲田禾將軍發成卒屯田北假以帥

軍糧案普從日並聲王莽傳有大司徒遠並恩澤侯表云蒙鄉侯

遂普王莽篡位爲大司徒是普並字通孫叔敖碑陰譜字作謙嵩

山石闕銘云並天四海莫不蒙恩願炎武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

云並天普天古文省是古多以並爲普

衣步檐

巢解先謙曰宜本機作檐是

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

適曰有長者客掃洒待之

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西與灑通音所買反策解沈濟曰孝爲將軍子

故亭長故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云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子非重孝高名孝既至

不自名

不稱名也巢解沈欽諱曰御覽百八十五引東觀記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長不肯內因問曰

巢解先謙曰東觀記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

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二日至矣及天下

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

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

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巢解沈欽諱曰北堂書鈔

引東觀記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同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菜羹兄弟怡怡初學記又引云粟

炊將熟使弟與妻偕出己夫婦已先食菜州郡辟召進退必曰禮茹及弟歸云已食矣令弟妻同食飯也

與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

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
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

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

曰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集解惠棟曰孝有女字阿爲周郁妻見列女傳拜禮兩子

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

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哺食之也

音補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

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

縛曰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

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

諸君爨恆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惠棟曰東觀記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

晚又云譚有一孤兒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

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

兄子州郡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反集解沈

高其義欽韓曰論衡齊世篇項邪兒子明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子

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

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梁郡車成子威二

案東觀記亦云齊國臨淄人論衡云項邪誤也

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己身代賊亦哀而兩

釋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所

得欲鬻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滔于恭字孟孫北海滔于人也滔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

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

盜輒助為收採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

是恭椽盜載椽田椽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

還之恭不受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

落化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

恭各語其父母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為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

父母乃禁怒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

六

卷之三十九

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

集解先謙曰官本論作誨有不如法輒反

用杖自箠曰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

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

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萊州府膠州西

南七十里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

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曰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闔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已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

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款誠也賊曰是

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傭已供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下邳知其孝市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賈與之

便身之物莫不必給集解官本考說曰諸本同必當作畢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集

惠棟曰東觀記革專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心養母幅巾屐履也集解沈欽韓曰據鄭

司農云漢時八月案比則漢一歲一閉也唐制六典戶部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則周官三年大比之事也北史裴蘊傳時

戶口多漏蘊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革曰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轆

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

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眾太守嘗備禮召革曰母老不應及母

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曰

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

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

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

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恆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

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慶侍中

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

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革遣子奘詣闕謝病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

革前曰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

志士未嘗不及革縣曰見穀千斛賜巨孝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致

羊酒曰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集解惠棟曰案章帝此詔用昭帝賜韓福故事也如有不幸

祠曰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壽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

思王衍

集解惠棟曰諸侯王表云薨薨懷王芳嗣芳薨無後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

衍生王紆紆

生般自嚮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

原鄉侯平尙幼

集解惠棟曰案王子侯表楚思王子有安睦侯平無原鄉也

紆親自鞠養常與

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

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

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問更始卽位

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

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

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

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尙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

其母及諸舅曰爲身寄絕域死生未必

必或作分也

不宜苦積若此

集解

先謙曰官本積作精是

數曰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

通般卽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

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曰國屬楚王

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丘本屬楚國

未知此時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年行幸

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束修謂謹束修

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萬緡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

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呂國屬沛徙封

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巢縣東北五里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

史觀恂集解惠棟曰音灌孫恂云觀姓楚有觀起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

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

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

故多呂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集解先謙曰肺腑當作肺腑解在盧芳傳每行幸郡

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曰爲便般對曰常平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

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

謂農者不得商賈也集解惠棟曰黃

香傳田令商者不

又曰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

汜勝之書曰上

農此當在田令中

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

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

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

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

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曰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曰助口實且

曰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曰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曰爲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

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

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華嶠書曰奪作脫也集解王會汾曰注曰字衍當肅宗卽位曰爲

去脫應改敘惠棟曰奪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肅宗卽位曰爲

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贈及賜冢塋地於顯

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元年遷宗正

嘉謀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

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曰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

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也

假借

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

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曰禮讓為國

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

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

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曰

循常之法

原本也繩政也集解王會汾曰政當作正

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

世扶陽侯章玄成

玄成字少翁章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

見前

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

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

尉鄆音盲

竝曰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

有伯夷之節

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楚吾法夫前修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楚吾法夫前修

化宋本

宜蒙矜宥全其先功景仰曰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

七年

集解蘇輿曰自章帝建初三年至和帝永元十年已二十年矣故上文言積十餘歲此七字有誤疑是積字聲近而訛

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遺事之宜後不得

曰爲比迺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

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

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

正辭氣高雅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華嶠書云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永初六年

日上巳出永

初明衍二字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

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

太后詔長吏曰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後漢書三十一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曰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曰爲制服

之科者蓋崇化厲俗曰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

之師前書杜欽曰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

尚書曰九族既睦辨章百姓鄭玄注云辨別也章明也集解先謙曰尚書今古文平章百姓一作辨章一作辨章一作便章詳余所

撰孔傳參正尤宜尊重典禮曰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

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

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尙曰姦利

被徵抵罪尙曾劾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

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尙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尙書案其事

二府竝受譴咎二府卽馬英李郃朝廷曰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

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曰千石祿歸養河南尹

常曰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

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

集解惠棟曰安紀英於建光元年七月壬寅薨不云策罷尚書

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

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春秋漢含學曰三公象五岳

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日

鼎折足覆公餗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受理陰陽敬敷五教也集解惠棟

曰虞書五品不慝史記云五品不馴漢書引書云五品不訓訓典馴古字通

考功量才曰序庶僚遭烈

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

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也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

咸稱太常朱偃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竝爲掾屬具知

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

集解王會汾曰遷嚴毅剛直而案其字衍當去

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

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富下有且貴二字是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二司謂爲司徒司空

曰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在約思純杜預云無濫心

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

景慕以爲法式集解先

往者孔光

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

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

車復爲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爲大司馬後爲大司空鄧彪明

帝時爲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卽位以彪爲太傅錄尚

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爲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爲司徒

誠宜簡練卓異曰墜眾望書奏詔

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錮二世貴及

其子

二世謂父子俱禁錮

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賊罪詔下三公廷尉議

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

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

愷獨曰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曰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邠出奔宋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

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 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其諱也 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

今尚書不同耳集解先謙曰古文作適輕適重此作挾者今文也
段玉裁云以策字隸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上
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爲重
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減罪罪從重科輕減亦備是爲輕并
數也蓋劉用今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
文家說如此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沈欽韓
蓋則懼及善人集解劉洸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沈欽韓
日以罪人傳染坐之輕者臧吏終身禁錮坐之重者令子孫同禁
錮是爲以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向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
輕從重也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

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曰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

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

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

於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

原太守劉瓛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集

錢大昕曰據本紀時爲司徒者乃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

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盤云汝南安成人徵士

變之宗也雙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

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

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

其卒章曰魴魚也其卒章曰魴魚

孔甚也越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

教如烈火矣獨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

集解周壽昌曰案韓詩外傳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不待家貧親

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

云云說與韓詩同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

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屬淮

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集解洪亮吉日案前志陽夏屬南陽國續志

則屬陳兩漢皆無淮南郡魏始有之又非陽夏所屬注蓋誤先謙

日重合今武定頻歷三城皆有惠政爲安陵令以從弟暢爲同隸

府樂陵縣西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恥復經三後思母

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教授學徒守先人家廬遠方知名

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

常千人公府三辟皆曰有道特徵誓語友人曰昔方回之父喬神

養和不曰榮利滑其生術喬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

至夏啟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同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

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

下也子作支伯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論早定而知早喬知

早喬則精不竭高誘云喬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

愛其身而奮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

身喬其大寶注云喬愛也寶身也先謙曰官本支並作支吾親

曰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物猶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

生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既而長歎豈吾齒之

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曰周身外椁足曰周棺斂形懸封濯衣

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避道也編二尺四寸

簡寫堯典一篇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

一又

并刀筆各一曰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

者曰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曰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

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

順少孤養母

集解惠棟曰東觀論云王

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

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未黑異器賦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

自食賊義之遺盛二斗受而不食周斐汝南先賢傳云母至婚家

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嘗出求薪有客卒至

不還迺噓其指

噓也

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噓指曰悟汝耳母年九十曰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

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

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宛陵令

不集界累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

而崇獨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

崇清苦遠尚味道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

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少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

寒儉之節哭怨無衣不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

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

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緡五十匹崇積十四年政化治

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沈欽韓曰謝承書韓崇遷汝南太守召爲
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敕曰汝南朕之腹心任次京師也
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闔冢泣曰順在此
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

墳墓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

十五里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竝不就延熹元

年大司農陳豨

集解先謙曰豨官本豨作豨

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迺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

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曰病免

遷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

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物餘

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

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呂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

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曰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

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翥咨之故孝廉也咨爲

太守時薦翥爲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爲留翥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

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

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人

不盡以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曰疾自乞徵拜議郎

抗疾京師集解劉歆曰案抗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

素棺藉曰黃壤棺中置土以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遁道書勅子肩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

至數是曰通人達士鑒茲性命曰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

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

歸於無端

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

端際者也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雌雌但行三

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

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曰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

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曰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

之曰棺槨

易繫辭之文也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

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

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槨周人棺槨音卽七反周室因之制兼

二代復重曰牆髮之飾

禮記曰周人牆置髮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髮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

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

表曰旌銘之儀

禮記曰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

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招復含斂之禮招復

其旌識之集解劉放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

銘合作銘旌先謙曰官本注其旌作其旗招復含斂之禮謂招

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昨殯葬宅兆之期

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

也棺槨周重之制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

椁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綺衾士緇衾又曰

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其事煩而害實品

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

於戰國漸至積陵

戰國當春秋時也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

侯請隧

隧謂掘地為道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子車氏奄息陳大夫設參門之

木集解惠棟曰案門疑作同檀弓篇下云陳乾昔廢疾其子曰

也況又同棺乎弗果宋司馬造石槨之奢宋司馬桓楚也自為石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

法國貨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窳窳
窳厚也窳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卽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爲膏燭事見史記集解劉效曰注人魚爲膏燭案文齊當在爲字

上先謙曰

酈借字自生民曰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

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

墨子勉曰古道猶不能禦也

禦止也言猶不能止

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邶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

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

是曰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事禮之

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曰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

所養而爲厚葬也

替廢也

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

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曰爲孝愷豐賁

重祿曰昭惻隱

殺梁傳曰衣衾曰祿音遂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

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

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

謂呂望爲太師死葬於周其子

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

時乖則別

謂葬於著梧二妃不從

動靜應禮臨事合

宜王孫裸葬

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

前書墨夷露骸

墨夷謂爲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

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

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

彼數子豈

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閭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

所慕也

薄微也

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

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曰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接行事曰悟

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卽葬

歸到東郡也

平地無墳勿卜時日

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

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祿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積

飾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作祇引劉攽曰朱祇案一傳中祇祇不同當從一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僭曰願命警曉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溷于仁悌巨孝曰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集解先謙曰周能二句當在文楚二句上前諸傳贊皆順敘末四語亦別無用意之處不應倒置也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終

後漢書三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九校補

序奉者志尙士

官本土下有也字

汝南薛包孟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

官本常作當謹案風俗通云有薛孟嘗者

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意所戀也器

耳所記略與序同蓋漢世於有名德者輒爲七言句以表其字故范名字並舉班書儒林

等傳已有先例作書爲是

至被毆杖

官本毆作毆拂從辰曰說文徐氏云毆以杖擊也東觀記作毆是案毆卽驅字謂驅之出不去又杖之故不得

已而廬於舍外也古書毆亦通毆但作毆於義仍未確

撰其行事著於篇集解王補曰

至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案通志自爲書何用

沿范史之舊此條自惟鄭志以下應消

劉平傳仲不可已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

至注云謂有

肩嗣是也

錢大昭曰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

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

錢大昭曰是時彭城非郡不得有守本紀作楚

郡太守

被十創

錢大昭曰十闕本作七

拜全椒長注全椒縣屬九江郡

官本注末有也字

楚國劉曠

案上書稱楚國者以楚郡時已復爲國也

趙孝傳曰有長者客集解沈濤曰孝爲將軍子

至非重孝高名景

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卽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侯康曰意林引風俗通云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據此知漢時以長者爲貴人之稱長者客猶云貴人客御覽百九十四引續漢書正作貴客又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又云而反游京師長者此二文亦專指權貴章懷于前注不誤于後注云長者謂豪俠則誤胡三省已辨之而未知爲漢人之常諱故復引風俗通以正其失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

案俱免屢見本書則俱非衍字當是竝字爲遂之譌

耳

教諭學問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誨

錢大昭曰論閩本作誨是官本與閩本合也

縱我不得它人何傷

錢大昭曰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案如錢說則它人當作與人矣蓋本謂事無

傷於它人故勉爲之得失所不計

江革傳字次翁

柳從辰曰袁紀作次伯

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

柳從辰曰袁紀革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母炊爨不任妻子

劉般傳紆哭泣毆血

官本毆作歐是

後呂國屬楚王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巨本屬楚國未

知此時改屬何郡

柳從辰曰劉平傳平守菑邱長注云縣屬彭城國係從章帝改名後書未改名前亦屬楚

國惟後漢楚之封國始於建武十五年其前嘗復爲郡詳見平傳集解洪說中則菑邱此時本屬楚郡也案光武紀建武五年

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則楚嘗復爲郡明矣

時五校官顯職閑

錢大昭曰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也皆掌宿衛兵

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錢大昭曰續漢志長水校尉有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

帝嘗欲置常平

倉官本嘗
作曾

率多官本多
作少是

憲卒子重嗣官本憲
作位誤

於從政乎何有注論語之文也何有者何難之有也官本無
此注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注前書杜欽曰官本注無
杜欽二字

卽獨解尙臧錮漢法臧吏皆禁
錮故云臧錮

曰墜取望官本墜作厭案古
書厭壓鑿通作

遂增錮二世注二世官本注世
作代未改

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注尙書至告汝詳刑官本汝作爾柳從辰曰
今本詳作詳乃後改之

失見孔
傳參正

太原太守劉瓚柳從辰曰桓紀瓚作質
案互見馮緄傳按補

周磐傳順少孤養母集解賊義之今東觀記
義作異

趙咨傳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

柳從辰曰東觀記作

餘物御覽四百十二引東觀記同案餘存也妻子物餘猶云妻

子物存者皆可聽取明不爲妻子請也改作餘物則與妻子並列於義

反室

千暴賢者

錢大昭曰閩本暴作冒

反素復始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至號曰渾淪

沈銘彝曰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

名目皆本列

于天瑞篇

豐贄重祗

祗原譌隨據本注正官本文注均譌祗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集解先謙曰官本祗作祗

至當從一名本傳

凡三見此依汲古本前一左从禾後二左从衣官本前一後一左均从示中一从禾其右从氏則同是有三作矣但官本於从

衣之字輒請从示似胤仍祗之譌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後漢書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

祖況成帝

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洪頤煊曰前書敘傳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地理志廣平國武帝置爲平干國宣帝時復故諸侯王表平干繆王元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則自平干廢後廣平仍爲郡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廣平是穉先遷廣平太守後隨國改爲相敘傳據終後言之故所載不同沈欽韓曰注名州永平縣當作洺州永年縣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十里舊城村

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

彪乃避難從之

集解惠棟曰犖虞流別論云更始時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

囂問彪曰

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

集解惠棟

日意前書作抑古字通論語抑與之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

石經亦作意薛君韓詩章句云抑意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集解惠棟曰生先生也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

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

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

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是曰卽眞之後天

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

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

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韓曰生言周漢之執可

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集解王補曰羈前書敘傳作倚師古注倚偏持其足也音居曠反通鑑亦作倚用左

傳晉人角之諸戎倚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

兵奉祠高廟稱臣彪在魏氏時器猶陽奉漢何至直彪既疾器言稱其字此與諸將勸進光武而云伯升皆史文之誤

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曰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

非詐力所致欲曰感之而器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

融曰爲從事深敬待之接曰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

西曰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

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

曰病免司隸舉爲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

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曰後闕而

不錄太初武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曰踵繼其

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禧少孫史孝山之徒也集解沈欽

韓曰衛是衡之誤御覽八百十五引桓譚新論云陽城子張名

衡蜀郡人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經楊子雲造玄風俗通陽

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
迄於哀平閔猶名史記高誘云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延百官表

作陽成城古通陽城衡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
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

數十篇集解沈欽韓曰至建武中彪以爲馮商等作其言鄙俗不
足以踵繼前史又雄散衰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

代者也作後傳六十五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曰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華

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
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

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與於
田賦乘馬

之事檇杙者歸凶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舉四定哀之
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

問魯定公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
哀公也

號曰國語二十篇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
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由是乘檇杙之事遂闕不行於時爲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集解

惠棟曰顏之推云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春秋紀傳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黃帝下逮漢末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

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

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劉知幾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孝武之世太史令司

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

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龍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新

列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曰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則字在絕下考證云舊本作

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在集解至於採經摭傳集解

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集解曰司馬貞云案字書集解分

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目集解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

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

傳五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經不足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

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

集解沈欽韓曰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

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

至於貨殖爲傳則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闕如道游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

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赴士之厄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集解王補曰晁氏云後

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

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耳非其心此其大做傷道所曰遇極

刑之咎也

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

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

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目知古後之所

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謂遷著項羽本

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爲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肖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集解何焯曰淮南衡山之不爲世家與淮陰黜彭同例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

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

盈辭多不齊

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

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

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竝不顯郡之類也集解周壽昌曰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衛張

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卽竝時之李廣賈誼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今此後

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

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

王音肅集解沈欽韓曰是時司徒上有大字

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

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爲司徒十九年封諸王而官

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

見論語集解王會汾

曰案宋本作見何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爲何論後人不考所由認爲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寬賈誼曰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易也

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

賈誼上疏

辭是曰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

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

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

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

子教曰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集解

惠棟曰服虔左氏解誼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

詩云詒厥孫謀曰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

子孫也

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謂成王也

漢興太

宗使龔錯導太子曰法術

文帝時龔錯爲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

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

賈誼教梁王曰詩書

賈誼

爲梁王大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

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

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

儻等之太子宮嬖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

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爲太子太傅東宮及

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

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

媿黷廣其敬也

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敕大官尙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

旦旦請問明不媿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徵巡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

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

察舉也司徒薦爲廉策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

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爲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沈欽韓曰望都今保定府慶都縣西北三十里

建武三十年

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北征賦藝文類聚

自彪悼難駭其它並見兩
書舊唐志班彪集二卷
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王

論曰班彪曰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

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

注云方猶道也

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曰緯國典守賤薄

而無悶容彼將曰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

篤也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爲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

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固九歲能作賦頌數入讀書禁中每巡守

輒獻賦頌先謙曰官本書作賦

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

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

目才能高人諸儒曰此慕之

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集解沈欽

韓曰充著論衡數稱班固其案書篇云今尙書郎班固其對作篇自言於建初初奏記郡守則充爲掾固已爲郎名章在先豈得云

充呼固小兒乎謝書多虛誣充其鄉里先輩務欲矜夸不自知乖謬也

永平初東平王蒼曰至戚爲

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因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奏進也記書也

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策解惠棟曰任昉

文章緣起云奏記漢江都董仲舒詣公孫宏奏記案仲舒奏記今

載古文苑將軍曰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駢騷

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唯蒼與周公傳

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 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曰螻螻猶

觀國政螻螻謂細微也 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

千餘載也先 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莪白黑

聖謂周公也 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 策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採

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見幕府新薪之語廊廟之言也

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 將軍宜

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舜舉臯陶湯舉伊尹 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

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曰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

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集解沈欽韓曰詩皇矣傳光大也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

空掾桓梁集解惠棟曰梁馮翊人見宋宏傳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

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闔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

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集解周壽昌曰周頌作秉文之德此注作

秉義兩同音嫌名也唐於丙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或後

人同改又章懷作注如後文楊秉之類難改人名勢不能悉避也

京兆祭酒晉馮集解惠棟曰案史通馮嘗撰次漢史以續史記孫

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

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

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曰家貧數辭病去集解先謙曰温故知官本徒作徒

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

翟無曰加焉

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

宜令考績曰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

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

苑說

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

鴻鶴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

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又曰齊莊公攻莒把梁與華周進闔壤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

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葉解沈欽韓曰吉桑新序作固桑說苑

尊賢篇作古乘韓詩外傳作蓋胥人妻作古來循吏傳注作古桑

乘來皆桑之誤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曰術藝卞嚴卞

吉又爲古之誤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

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

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鬪獲甲首

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

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

後我宜及府開曰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

固集殷作段集解惠棟曰案史通肅與京

北祭酒晉馮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經籍志有段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

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曰

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

獻寶曰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別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

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

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曷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

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曰彪所續前史

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

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悉斂家書封上

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

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超詣

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安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

前書敘圖傳曰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集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

解先謙曰敘圖傳當作固敘傳官本不誤

六人秩百石與前睢陽令陳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揚子雲錄宣

掌書劾奏

字平仲也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集解惠棟曰異當作冀扶風茂

曰史通正史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

篇作孟冀

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固爲功臣作

也唐太宗撰晉書爲石勒劉淵等作載記祖述於此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曰爲

漢紹堯運曰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

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

誤連起自

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曰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闕曰爲漢書

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

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文景武昭

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

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

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

後漢書四十上

八

立言如春秋之經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

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

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

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曰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巨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

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竝以諷諭爲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曰

折西竇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竇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

都爲主而謂西都爲竇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

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問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

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夏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

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卽日

西都關中此爲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劉作主人曰未也願竇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廣雅曰博

我曰皇道弘我曰漢京竇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竇曰長安

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峭之阻表曰秦華終南之山谷

關名也左傳曰峭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峭大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大華

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集解錢大昕曰秦華文選作太華蔚宗避父諱如郭林宗鄭公業名

皆作太此賦秦華秦紫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曰洪河涇渭之川秦清之類必後人所改

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

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是故橫被六

盡為防禦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

里曰王畿三成謂周曰龍興秦曰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周秦漢並都之也

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

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與天

授圖地出道于張兵於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奉春策留當代秦都關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于作于於作鈐

侯演成

奉春君嬰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嬰敬亦始建遷都天人合

應曰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嬰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

謂入關也詩

於是晞秦領職北阜挾鄠霸據龍首

瞻望也音希職視也音蟻秦領

云乃眷西顧於是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鄠

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

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

平世增飾曰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

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

十二代也葉釧先謙曰固集及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

文選奢並作泰此亦范史所改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

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

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丙則街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隨分人不得願車不得

旋闕城溢郭傍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闕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

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隨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麗市邸舍也葉釧惠棟曰黃圖云長安闕里一百六

十室居櫛比 門巷修直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

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

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日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日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集解先謙曰上言列肆則姬姜非謂女也但言其地物產之富耳

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

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集解先謙曰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

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浮游謂周

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徽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

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章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

空並杜陵人平晏爲司徒章賢爲大司馬並平陵人也集解

沈欽韓曰案百官表當云章賞王氏小學紺珠亦沿其誤 與乎

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曰彊幹弱枝陸

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徒吏二千石及高貨富人及豪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義亦通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遼犖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遼犖猶超絕

也連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

集解通鑑胡注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終南太白連縣

至商山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爲南山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漣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

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

集解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上洛有商山班孟堅所謂商洛緣其隈高士傳謂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

地肺卽此

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尙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

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

其陰則冠曰九峻陪曰甘泉

集解通鑑胡注自甘泉連

延至嶽業九峻爲北山

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嶷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宮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

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集解先謙曰黃圃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

溝墜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畝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蔡

史記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

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

賜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畝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

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

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墜田畦也音繩

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

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蔡茂盛也音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蔡與粉古字通沈欽韓曰鄭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先謙曰文選注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

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身漕渠通

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

乎蜀漢繚百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

而在上圖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者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

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其中乃有九

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

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

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寶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

書集解先謙曰官本鱗並作鱗是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

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楊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伴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

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

徵春秋合誠圖曰太徵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

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徵方而紫宮圓也集解沈欽韓曰易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太一出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案此泰紫即此太一紫宮四正方而四維圖注謂太徵方而紫宮圓非也先謙曰官本象下有乎字是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

勢燎曰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

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勢複屋之棟燎椽也翼

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集解先謙曰官本天中作中天是

壁曰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曰景彰

廣雅曰礪礪也音田瑱與礪通樞柱也雕玉以

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

渥光潤也燭音蠶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玉下以作爲是

於是左

右平重軒三階闔房周通門闔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

闕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

擊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城亦作

城言階級勒城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

謂之闕小者謂之闕虞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爲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闕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闕門限集解劉效曰注城

亦作城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城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城言階級勒城是解

徇曰離殿別寢承曰崇臺閭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

徇猶繞也崇高也間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館

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

華玉堂白虎麒麟匾宇若茲不可殫論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

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宣室殿中溫室殿一本作宣寶中溫殿誤今從宋本

改增榮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重也榮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董集解惠棟曰李善引漢官儀云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

四人輿以行茵於田切沈欽韓曰五臣本呂注增榮閣名上敘殿名已訖此不應益出一閣從此注是後宮則有掖

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葢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

蕙草鴛鴦飛翔之列

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好居增成舍

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閭名長安有掖香殿鴛鴦殿飛翔殿餘未詳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漢宮閭名長

安有合歡殿昭陽特盛隆平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裏曰藻繡絡曰

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

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裏繡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

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地傷以藥傅之後地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殿鐵也音江又音工

謂以黃金爲釵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
曰昭陽殿璧帶往往爲黃金釵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
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翠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集
韻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
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
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於是玄墀釵切玉階彤庭硬碱采

緞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

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杏黃金塗白玉階知音口硬碱琳珉並石

次玉者硬音而竟反碱音戚綵緞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

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茸琳珉爲枝以碧玉爲葉淮南子

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爲樹

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茸作茸王會汾云茸

字一本作茸按茸與茸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茸同音故誤不

知者又妄紅羅颯纏綺組續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薛綜西京賦

改爲茸耳
貌颯音素合反纏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續紛盛貌燭照也

言精采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

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也集解

先謙曰官本西京賦注作注西京賦曰

窈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

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嬪娥嫔俗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

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爲十三等又有無涓其和娛靈保林良使

夜君秩祿同共爲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左
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衣作依君作者

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也魏相字弱翁濟陰

人邴吉字少卿魯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

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

梯易也楊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

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幸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

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

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

理公卿多稱其位故令斯人揚蘇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

海內興於禮讓也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

祖宗膏澤洽于黎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

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又有天祿石

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諄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闕名在未央宮北以闕祕書諄諄謂殿

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

醇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

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集解沈欽韓曰黃圖石渠

闕書何造其下礎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闕名又有承明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闕蕭何造以蘇祕書處賢才也

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啟發篇

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廡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

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擢祕文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敘傳云元元本本數始于一周曰鈞陳之位衛曰嚴

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

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爲甲乙之科卽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宏爲下第是也言百郡舉

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策解沈欽韓曰黃圖虎威章溝皆署名漢有長水中墨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衛王宮周

廡直虎賁贊衣闔尹闔寺陞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之臣贊

也音之銳反尙書曰綴衣虎賁闔尹闔寺並宦官周禮有闔人周寺人陞戟執戟於陞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

廡千列微道綺錯廡謂宿衛之廡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

也前書曰中尉掌微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開道自未

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緝長樂陵燈道而起西墉混建章而外

戲入於殿內也。巢解沈欽韓曰：黃圖：駘蕩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駘姿馬行疾，兒七日之間，偏宮中言宮之大也。枹，詣木名，美木。茂盛天梁，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通雅：枹，詣即櫨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

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芬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明

臺名也。躋，升也。僂，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

為太半。說文曰：芬，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

方言曰：僂，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

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刃吏反。巢解王會汾曰：察信字義

未安。當從文選作迅。惠棟曰：方言云：眙，迅也。西秦謂之眙。沈欽韓

曰：長安志：漢宮闕，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

百人。先謙曰：官。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檣檻而卻倚。若

本注刃作丑。顧墜而復稽，魂怳怳，目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

十丈。輦道相屬，馬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

音眩，檣，檣樓上欄楯也。檣音零，稽留也。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

目彷徨步，甬道目縈紆，又杳篠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

也。廣雅曰：窳，窳深也。杳與窳通。篠音他鳥反。陽明也。旣排飛闥而

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遠，又不見明也。排飛闥而

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闥上門也。王逸注楚辭

曰文選之
作而是

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

嶽之將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

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集解沈欽韓曰黃圖唐中池周回二十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嵬金石崢嶸

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

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宏

抗僊掌自承露擢雙立

之金莖軼埃塏之混濁鮮顛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

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卽銅柱也軼過也埃塏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顛

白貌

音皓 聘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

庭實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靈

五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爲文成

將軍言於上曰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服水王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

武乎上囿因茲曰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也集解先謙曰文選作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

羣內闕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荊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

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闕音田聚音才論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

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

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罽罔連絃籠山絡野列

卒周巾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罽罽音浮絃罽之網於是乘鑿與備法駕帥羣

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與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

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駟

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

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遂繞鄠鎬

歷上蘭六師發胃百獸駭殫震震煇煇電激艸木塗地山淵

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鄭文王所都在鄆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

國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彈言驚懼也震震煥煥奔走貌煥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指曰儵煥電光也案震爲雷煥爲電故下雷奔電擊先謙曰官本胃作胄注奔走下有之字文選胄作逐爾乃

期門伎飛別刃鑽鏃要跌追蹤扁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

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颯颯紛紛繒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

蔽天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伎飛射士音義伏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伏飛官有一令

九丞在上林中紡繒繳弋鳧雁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撰聚也繒與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音侯廣雅曰跌奔也音決

機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音居綺反颯颯紛紛眾多也說文曰

颯古騰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繒繒高也集解沈欽韓

曰說文跌馬行兒平原赤勇士厲狻猊失木豺狼悞竄

集韻一曰疾也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狻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

狻猊顧鬣而失木枝儼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爾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蹙

潛深也穢謂榛藪之林虎兕之所居

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蹶跳也音居衛反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僂佼

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竝未詳僂佼蹶之輕捷者說文曰搯捉也音扈搯與扼通噬齧

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集解錢大昕曰人表下有許幼豈卽許少乎周壽昌

曰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挾師豹拖熊羆夏育之勇注引許慎云荆成古勇士秦成疑荆成

頓犀犛曳象羆超迴壑越峻崖蹙巉巖鉅石墮松柏仆叢林摧草

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嶠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

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

殄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厲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黃

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鵝鵠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獲協韻音胡卦反楚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曰行魚騰

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萋注曰以

毛曰然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尙書曰鳥獸新
殺曰鮮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以車騎行酒
肉故春秋傳云行爵食炙馬融廣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鸞谷與
成頌亦云清醴車湊燔炙騎將

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

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變和爲節鄭玄注曰鸞

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

樹蔭蔚芳艸被堤蘭茝發色畦畦猗猗若摛錦布繡燭耀乎其陬

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艸音昌改反畦畦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

也玄鶴白鸞黃鸚鵡鸕鷀鸚鵡鸕鷀鸕鷀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

沈浮往來雲集霧散

郭璞注爾雅云鸕似鳧屬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鸕音火交反說文曰鸕鸕雀也

爾雅曰鸕廉鴟音括郭璞注曰卽鸕鷀也今關西呼爲鸕鷀鳴似

鴈而大無指音保鴟水鳥也莊子曰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

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鸕並鳴也鄭玄注詩云鸕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鸕鷀也

於荷葉上毛萋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

於是後宮乘戰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

蕭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

埤蒼曰戰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鸕首浮次以虞桓譚新論曰

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
淮南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監反淡音徒敢反

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闕淵謳音與營聲也音火

宏反策解沈欽韓曰黃圖昆明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權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

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間蓋

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

羽爲文飾也關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鍛黃金之鈎錯以

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集解惠棟曰

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鵠古弓名案下文揄文竿與白間對以爲鳥

也者非撫鴻幢御增繳方舟竝驚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幃幃音

也本或作置置鳥網也音衡增弋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

秦領後越九峻協韻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

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

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

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喬等竝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匪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

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

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

有土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集解先謙曰籍藉通用若

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

舉也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終

後漢書四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上按補

班彪傳上扶風安陵人也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

當有一誤

柳從辰曰東觀記載班超亦爲安陵人則作平陵者誤案文選班彪北征賦注引漢書亦云扶風安陵人

而載彪事略與本傳同曹大家東征賦注則明引范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亦與今范書合獨於固兩都賦注引范書云北地人無論安陵平陵均屬扶風范不云北地卽據班書敘傳其先班壹避地樓煩則爲雁門人班况徙昌陵

罷占數長安則爲京兆人雖其卒爲扶風人已不詳何時初無居北地郡事斯誠大謬矣

彪性沈重好古

案文選注引漢書云性好莊老惟此說與范書異且班書敘傳言彪從兄嗣貴莊老之術叔皮唯聖

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明不爲莊老矣未知善所據何漢書也

時人復知漢乎集解沈欽韓曰至皆史文之誤

案此條應在上文集解王補曰之前

又此稱劉季乃據班書敘傳原文且劉季之稱見於讖記班在當時且不思沈乃以稱伯升同咎范史非也

拜徐令注徐縣屬臨淮郡

案徐縣後屬下邳國此據未改國前

從漢元至武則目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

至今從監本閩本則字

在絕字下是閩
本亦與監本同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注於行必果

官本注於作其

質而不野

官本野作俚

因坐東廂

廂注同官本注作箱

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

上皆脫一孝字

案前書趙廣漢傳察廉爲陽翟令平當傳察廉爲順陽長梅邑令前書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

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又詔有司議不舉孝廉者罪雖孝廉併科而舉孝察廉本自各爲一事大抵取士先孝試吏先廉中興一仍舊章至於察在司徒尤與郡國之舉孝廉有別王氏乃疑諸本文注廉上皆脫孝洵爲失考周氏後漢書注補正已非之然謂孝廉不當云察則察孝廉爲郎諸傳屢見晉李宓陳情表亦明云察臣孝廉矣

察伊皋之薦注舜舉皋陶

官本舜作堯

光名宣於當世

官本名作明

京兆祭酒

錢大昭曰續漢志無考周磐傳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司空孔扶碑有士曹屬東閣祭酒說文許沖表稱父

故太尉南開祭酒此京兆祭酒疑亦京兆之屬官案蜀志秦宓傳廣陵太守請宓爲師友祭酒類五官掾南史陶潛傳家貧親老起爲州祭酒不勝吏職是晉漢相承州郡均有此職名京兆祭酒卽爲京兆尹掾屬之職名無可疑也惟漢世祭酒猶云首領因事推定各有本官非如博士祭酒等爲特定官名固本志所不載

進有羽翮奮翔之用注舟人吉桑對曰集解沈欽韓曰吉桑至人

表作古來

柳從辰曰今人表作固來

目折西竇淫佚之論

官本佚作侈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

袁原譌褒官本譌褒注皆同據文選訂正

帶目洪河涇渭之川

文選此下有眾流之隈沂涌其西語

則天下之奧區焉

錢大昭曰奧文選作奧注引說文奧四方之士可定居者也是奧壞壞古字通案說文壞奧異

訓李善引說文字仍作奧而所引實壞字注故錢氏以爲三字可互通然如善說亦止奧壞兩字可通耳

是故橫被六合

錢大昭曰橫被卽光被崔篆慰志賦聖德榜以橫被亦此意注引文類說謂關西爲橫疑誤

度宏規而大起

度文選李善注引小爾雅云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是善讀度爲羌也

五穀垂穎桑麻敷榮注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

案注連出

兩爾雅曰注家無此體而各本皆同文選李善注引禾穗謂之穎作小雅曰此本小爾雅廣物篇文選注於小爾雅皆指稱小雅已嫌與引詩小雅提此則脫去小字直與爾雅提當急正之數文選文注均作鋪東都賦敷鴻藻同毛詩鋪敦淮漬韓詩鋪亦作敷是古字本通作

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注上園謂上林苑也

柳從辰曰闕本注原無上字官本注有之或是

依官本補案文選注作上園禁苑即林苑也亦無上字則闕本非有脫誤明矣今檢集解底本亦原未補字知此爲刻本誤增

於是左城右平柳從辰曰字書玉部無城字應从土注同官本不誤案文選城亦从土

徇曰離殿別寢

文選殿作宮

增樂業峨

文選作增盤崔嵬

披香發越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

柳從辰曰闕文選注引作闕官本同御覽引亦同案

文選注引漢宮閣名及漢宮閣疏他書引之亦有易闕爲闕者又後文左牽牛而右織女注引漢宮閣疏官本亦作闕而文選

注則作闕也

金釘銜壁注謂以黃金爲釘其中銜壁納之於壁帶至昭陽殿壁

帶案前書音義壁帶謂壁中之橫帶也此壁字本从土今各本注皆从玉涉上銜壁而誤

周見洽聞文選周作釋

脩涂飛閣文選涂作除注除樓陛也

混建章而外屬文選而下有連字

罽罔連紘注紘罽之網案罔當作網各本皆誤

披飛廉注飛廉館名官本名下有也字

六師發胃集解先謙曰官本胃作胄全文選胄作逐謹案發胃發胃於義均室

字形又絕不類逐之譌蓋本是冒字易繫辭上傳冒天下之道虞注冒觸也又左傳冒於原獸冒亦訓貪

徒搏獨殺搏文選同官本

舉燧命爵文選作舉燧命爵

玄鶴白鷺文選向上有鳥則二字

鶴鴝鴝鴝注鴝似鴈而大無指

官本指作趾文選注作似鴈無後指案指爪指也趾足也左傳闕處

傷將指卽謂足指官本作趾誤

張鳳蓋建華旗注乘車玉爪華芝

案爪與蚤同作爪者誤

揄文竿注闕子曰

闕官本作闕是

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注十世百年

官本注世作代未改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後漢書四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

河山信讖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

嗚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曰登皇極繇數筭而創萬世益

音鳥 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卽帝

位故云繇數筭繇卽由也孔安國注尙書云當此之時功有橫而

匝四時曰卦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

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宜曰拓其制

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

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功有

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為討有逆而順人也妻敬已見上

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遠

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

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之末

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

造不亦闇乎顧反也燿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

神仙昭陽之事也集解惠棟曰儀今將語子曰建武之理永平之

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云造作也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漢

事監乎泰清曰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漢

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

化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人

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故下民

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

言上天愬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

薄可以為君者而致命于光武也

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

乾符坤珍謂天

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遂超大河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也遂紹百

王之荒屯因造化之濕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

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

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

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王五帝也豈特方軌竝迹紛紛

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

軌轍也紛紛猶雜踐也爾雅曰后辟君也

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

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慮羲氏之所

已基皇德也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

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分州土立

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曰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

蠶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

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翼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

曰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翼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 遷都

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

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

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厥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 不階尺土

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

有餘歲若合符契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克己復

禮曰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

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

同於文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必作畢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

炳乎世宗憲章稽古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

其禮儀明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

道備矣

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衰龍之法服敷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子樂

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

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

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享先王卽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

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

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爲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乃動大

光武廟曰世祖正子樂謂依讜文改大樂爲大子樂也乃動大

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曰

燭幽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尙然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

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

爲之極

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集解沈欽韓曰建武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入

年冬十月北宮成蔡質漢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
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先
謙曰翩翩二句文選是曰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
作扇巍巍顯翼翼

踰儉不能侈

言奢儉合禮也

外則因原野曰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

曰潛魚豐圃草曰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艸也詩小雅曰魚在

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甫博也有薄大之茂
艸也毓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
在靈囿應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
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艸作圃草甫博作

圃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曰講武則必臨之曰王制考之曰

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
預注云各隨時之開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

田田不以禮歷騶虞覽駟騶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

曰暴天物也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

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騶虞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騶
職孔阜注曰騶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

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
政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於是發鯨魚鏗華鍾
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

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祓威盛容鯨魚謂

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

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

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爲鯨魚鐘有象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

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

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設亦盛也集解惠棟曰颯

灑集作琴麗李善引劉歆七畧云雨蓋琴麗紛容愆悠說文曰琴

木枝條琴麗兒沈欽韓曰祓當從女選作寢言寢兵威而盛禮容

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

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電旌旗拂天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

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

進埽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

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鈎車

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夏也說文曰鈎小子也音

市延反彗埽也音似銳反集解惠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

棟曰李善云屬御屬車之御也

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巨陵爲之搖震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

也音以嗜反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

震讀曰真

帥中圍圍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
帥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爲隊鄭玄周
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
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
後舉烽伐鼓曰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騫游基發射范氏施御
弦不失禽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禮一爲乾豆二爲
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霆發電騫並言疾也游基養出基也淮南子
曰楚有神白鵠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
未發而鵠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
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
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
彎不詭遇謂范氏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
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
子以證之誤甚先謙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
日以命文選作申命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
跪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
日樂不可極跪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
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

休徵

左傳鄭子太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

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尙書曰休徵孔安國注

云敘美行之驗集解先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

謙曰官本御並作觀瞰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

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西邊河源

四夷也集解惠棟曰漢書李奇注云神靈之威曰稜東澹海滑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澹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

徒濫反滑水涯音肩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滑

趨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集解惠棟曰說文云澹水

搖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

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讐懼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

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

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

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

日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日會殷眺曰同賈

連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

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

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太牢饗

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

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

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

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暱煜

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子樂郊祀廟殿中諸

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

苦耕反鎗音楚岸反暱煜盛貌也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備太古畢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尙書曰九

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

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

四夷聞奏德廣所及侏侏離罔不具集

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

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柷柷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侏音渠禁反侏音摩葛反周禮侏作禁侏作柷

作棟也集解惠棟曰伶侏集作傑抹兜離猶侏儻古聲兜侏相近

蔡琰詩云言兜離兮狀窈停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引見白虎通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泆羣臣醉降烟煜

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

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

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

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

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

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

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未賈也背僞去彫飾也

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紉織縵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

黃金於嶺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

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

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盪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

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集解惠棟

曰李善云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磨折玉音金聲沈欽韓曰管子心術篇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是曰四海

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

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

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登降飫宴之禮

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

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

也趙岐引書云禹拜讜言周書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

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

所由

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

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

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未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

語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

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

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

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

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巨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

畧輻秦領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

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圖書之

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

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

游俠卽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

之雄踰侈謂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

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徒字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

子五篇之詩

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

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

楊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

言義正事實也

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論語孔子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枝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

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

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

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

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曰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

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

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太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

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 幡幡國老迺父迺兄抑

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幡幡國老迺父迺兄抑

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幡幡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

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

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

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

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

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集解先謙曰示我漢行謂示我漢家

應行之正道也此用鹿鳴詩易周為漢班世治齊詩知齊義如此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

也時登以時登之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

休美也徵驗也 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診

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

艸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

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虛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歆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

王與孟悅舉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祔祭之日陳

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

白雉詩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李善云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

臻降自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紫鳥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

京師 白雉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集解沈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

韓曰文選此下有嘉祥阜兮集皇都句 兮於酒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 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

天慶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

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

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曰二世才術位不

過耶

二代謂彪及固

感東方朔楊雄自論曰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

曰自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楊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

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在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

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

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欲求和

親詔問羣僚議者或曰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曰畏漢

威靈逼憚南虜

南匈奴奴也

故希望報命曰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

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曰

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曰

和之或用武曰征之或卑下曰就之

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曰漢女贈厚其賂也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贈

或臣服而致之

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雖屈申無常所因時

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

出重使前後相繼

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

于印

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

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

同前世

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

曰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

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

集解沈欽韓曰百官表大鴻臚屬有譯官令

康居月氏

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曰兵威此誠國家通

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曰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

甘露致遠人之會

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

侍入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

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集解先謙曰官

本同作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

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曰爲相如封禪

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僞謂王莽事不實

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

奧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

鑿度曰清輕者爲天濁沈者爲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

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集解先謙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

易作天造草昧注作天地宮本同蓋誤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

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

寂寥而無文詁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氏號謂太昊

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釋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

首上哉貧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

儀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

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

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爲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

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肩而禪

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舍肩謂堯舍其肩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

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竝得

爲天子也湯契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契也既周

謂其子孫竝周徧得爲天子元首堯也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

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恆文乖彝倫敎而舊章缺

俾使也三季三王

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敎敗也尙書曰彝倫攸敎舊章缺謂秦燔

詩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

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譔玄聖

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竝大也亮信也表明

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尙

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集解惠棟曰制赤制也雖

詳邳惲傳注大戴禮小辯篇云綴學之徒劉歆書云綴學之士雖

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編矣
臯臯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

密勿猶龜勉也茲謂孔子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

言臯夔等比之爲編小矣
龍見淵躍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

謂高祖聚形雲於陽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

二日見龍在田九四曰
拊翼而未盡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靈動電

或躍在淵竝喻漢初起
燦胡縉莽分不莅其誅
拊翼以雞爲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

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爲漢者多以喻高祖光

縉謂胡亥縉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爲漢

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集解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

先謙曰官本注多也作多矣
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
尙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

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
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
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
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
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濱言漢取天
下無號令陳師敦迫逼也言竝武爲人所推不尙威力也集解惠棟曰顧
白旄以麾搗亦麾也言竝武爲人所推不尙威力也集解惠棟曰顧
命度作宅古今字古文宅作虎故作度先謙曰官本注二祖作高
祖謙言作讓言史記不台作不憚自敘又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索隱引大傳作不怡文選典引李注作舜讓于德不台是今文本
作不台而擇怡二字乃以通用字釋之王莽傳引書作不嗣是古
文本作也蓋曰鷹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
不嗣也蓋曰鷹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
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尙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
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爲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
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春秋及緯書以佐漢
也卽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
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集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諾誓
解先謙曰官本注爲堯作謂堯集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諾誓
所不及已法也殺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
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集解沈欽韓曰交質不及五伯殷梁傳作交質子不及二伯謂齊

桓晉文也先謙曰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採也鋪福也二代

官本注皇作王是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採也般周也洪纖

猶大小也度法度也曠幽深也言徧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

所服奕世勤民曰伯方統牧論語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

爲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

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爲夏伯文王爲殷伯竝統領

州牧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論語雖覆一匱注云乘其命賜彤弧黃戚

云作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云乘其命賜彤弧黃戚

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

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至乎

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尙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至乎

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三五未詳京

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尙書曰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

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

子所都也尙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集解劉放曰注京師京

都也案文多一師字惠棟曰李善云參五猶參五分之也是故義

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亳也

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

九鼎於洛邑義士猶

字明當
作堯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二祖

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宣帝爲中宗明帝爲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

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迴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集解惠棟曰幽讀爲微說文幽部幽

微也幽从山中幺幺亦聲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鋪閱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

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厥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爲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厥

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

咸亨其已久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

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

光大品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物咸亨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
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

抗猶敵也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既成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讀曰康

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爲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

之事言謙之甚也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理官儒林屯朋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

色也實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爲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眾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

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概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於是三事蕙鄭玄注云蕙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

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

也僉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

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經謂章帝初卽位四時禘祫宗

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

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

皆留京巡靖黎蒸懷保饒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眾也

師也懷保小人惠鮮饒寡謂章帝在位凡四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

巡狩賜人爵饒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禮備肅祇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詔曰朕

巡狩岱宗柴望山
川度音居毀反
是曰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

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

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

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

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獸如蔥葉色赤黃擾馴也縮

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

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

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

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

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

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

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

白雉言應于瑞圖又合乎史課也坰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

以戰反集解劉放曰注如人冠大坐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糝

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

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

止于王屋流爲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

黃蓼麥也謂赤鳥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清
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集解惠棟曰李
善云韓詩云貽我嘉蓼薛君曰蓼大麥也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王王勤色變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
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曰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曰懿

鏢豈其爲身而有頡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尙書曰嚴

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
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
猶重也懿鏢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鏢王師言詩人
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
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
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遺安遺下有燕字是

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曰充厥道啟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祕

寶曰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

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尙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啟金騰之
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

集解沈欽韓曰廣雅釋詁恁思也

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

亮信章明哲智言

天授圖書者爲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獻圖也。孚信也。孔子曰：夫孝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順命曰創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爲天子之大命也。

制定性旨，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

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茂清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

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尙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痛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慶，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尙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維也。遂

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爲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爲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何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

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殿仁義之林藪，目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

論告咨謨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爲論焉淵源林藪論
深遂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集
解先謙曰官本
注當作常是
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絳萬

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

天之大律其疇能互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音直言也繇兆辭

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

廣雅曰絳續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

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律鄭玄注云丕大也

律法也疇誰也互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

唯漢與唐集解惠棟曰蔡邕注云絳使也李善云絳與絳古字通

沈欽韓曰洪範鄭注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粟克也凡五兆皆有

繇故此云五繇也先謙曰皇大也孔子曰大哉堯之固後曰母喪

爲君故曰唐哉皇哉下皇謂漢與堯比德故曰唐哉

去官集解惠棟曰固母樊叔皮之女也如淳云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曰固

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

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

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

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

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

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

集解通鑑胡注姓譜

神本仲氏避難改焉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

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

詔以誅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竇戲應議詩賦銘誄頌書

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有固奕旨藝文類聚有因擬連珠御覽

五百九十傳玄敘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固喻美詞壯文體宏麗最得其體范史遺之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

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集解通鑑胡贍注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爲文之病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爾雅曰疊

疊猶勉也彪固譏遷曰爲是非頗謬於聖人

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溝五經輕

仁義而賤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集解通鑑胡注排死節謂

正直謂言王陵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

汲黯之類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

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

三王之舉人六國五伯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不容於誅也集解沈欽韓曰

尋論者之意謂如王章傳贊云不量輕重以陷刑戮何武等傳云

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程義傳云義不量力以覆其宗詞旨軌

靡以此義固耳章懷注舉游俠傳論以實之失華范之本意矣

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集解王鳴盛曰此雖華嶠之辭

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喪正直而敘殺身成仁固傷遷博物

之爲美也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此已上略智及之而

冷聞不能曰智免極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智及之而

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嗚呼古人之所曰致論於目睫

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

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

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靈作此贊云裁比良

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

世紛

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兼麗卿雲司馬長卿彪識皇命固迷

日董狐古之良史也

楊子雲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終

後漢書四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下校補

班彪傳下

案范書附傳例不標題今固名已見卷上小題止標主班彪列傳卷下忽標班固列傳是分卷補標之失

人喟然而歎曰

文選主人上有東都二字

奮布衣曰登皇極

文選極作位

繇數耆而創萬世注萬代盛言之也

官本注代改世

前聖靡得而言焉

文選無而字

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曰開帝功也

文選車作輿斯下有乃字

應天順民

文選民作人案此本人字而反作民亦後人改回之誤

修袞龍之法服注始服冠冕衣裳

官本注冠冕誤倒

乃動大路

文選路作輅

注大路玉路也

官本玉路王

順流泉而爲沼

文選順作填注云沼明諱順故改爲填

焱焱炎注焱火華也音以贍反

柳從辰曰贍乃贍之誤

吹野燎山

文選作飲

輕車霆發

文選作輶

游基發射

文選游作由

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注云魏志尙攻譚留蘇由守鄴

公進軍到洹水 范氏施御注范氏趙之御人也 至 吾爲範我馳

驥集解惠棟曰李善云 至 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子以

證之誤甚 侯康曰範我當作范氏章懷引此正以注范氏施御

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驥離容步中畿豈效範御子馳騁趙危機

與孟堅此賦皆用孟子穆社云魏服魏孫下云身故章懷引孟

子以證之何義門所見後漢書猶作范氏親臨野惠氏識章懷

誤引孟子實不誤也惟章懷以范爲趙之御人以王良當之此

則誠誤案張華博物志云禹使范成光敘趙孝莊引范御龍以

行域外則范氏名成光矣但左傳晉范宣子雖言其祖在夏爲

御龍氏而蔡墨則以御龍氏爲劉累而夏后爲孔甲順劉累之

後何以復爲范氏疑本一事而傳聞異辭要之御龍之范氏自

當爲夏之御人章懷曰趙氏御人則趙字疑亦涉下趙簡子而

誤否則簡子時不得便爲趙且范氏與王良何涉章懷亦並未

言卽趙王良也惟侯氏謂孟堅實用孟子或作本是也當時亦

並無趙岐本也至章懷之引孟子並引趙注以釋範字實仍爲

範我並非范氏特引之專爲說下彎不詭遇原別爲一義與
文選注引孟子正同惠氏必謂爲證上趙之御人亦似過拘

彎不詭遇

文選彎
作彎

南超朱垠

文選超
作垠

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

文選作自孝武之所
不征孝宣之所未臣

膺萬國之貢珍注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

官本脫國
語二字

外接百蠻

文選接
作綬

乃盛禮樂供帳

文選作爾乃盛
禮興樂供帳

鍾鼓鏗鎗

鎗官作鏘
文選作鎗

久沐浴平膏澤

文選久作
又乎作於

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

文選除作
抑上作盛

賤奇麗而不珍

文選不
作弗

形神窳漠注和順以寂寞

官本注寞作
漠文選注同

耳目不營

文選不
作弗

俎豆莘莘注莘莘眾多也音所巾反

巾文選注同官本注作申

西都寶豐然失容注豐視遽之貌音許縛反

縛官本誤縛

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文選作今將援子以五篇之詩

容絮明兮於酒精注春秋元命包云

官本云作曰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侯康曰固集有東巡頌南巡頌文皆不全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

遺原諺遺依後文正官本不誤

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

案章紀建初八年六月北匈奴大人率眾款塞

降章和元年十月北匈奴屋蘭儲等率眾降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南匈奴傳亦言章和元年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正月肅宗崩和帝立十月竇太后以竇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雖紀傳文字詳略不同然自建初八年訖於章和二年其間絕無北單于遣使貢獻之事范列此事於固從竇憲出征之前殊不可攷

上可繼五風甘露致遠人之會注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

官本注
脫子字

楊雄美新典而不實

文選不
作亡

同乎草昧

文選乎
作於

厥有氏號紹天關釋者

文選無
者字

以冠德卓蹤者

文選蹤
作親

虞亦命夏后

文選虞上
仍有有字

辰居其域

文選辰作宸案說文宸屋宇也辰居本論語蔡邕注同
字作宸者借通耳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景屬宸居李
善注亦引典引蔡注王融曲水詩序是以得一奉宸注云宸與
辰同已見上文此爲借通之明證其本字仍當作辰然能辨者
矣

同受侯甸之所服

文選無
所字

曰伯方統牧

文選伯方
作方伯

乘其命賜彤弧黃臧之威用討韋顛黎崇之不格

文選臧作
鐵格作格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

文選偉作華

然猶於穆猗那

文選然作亦

烏奕乎千載集解先謙曰

至

烏奕言光曜之大

文選蔡邕注烏奕光曜流行貌

誕略有常

至

注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

官本政作改

光被六幽集解惠棟曰幽讀爲微

至

茲亦聲

案說文茲从二么微也幽从山茲隱也

得聲於么幽得聲於茲借茲之訓以通幽之讀無例可通疑惠說本不如此傳其書者誤也經典幽本通勛訓爲黑色疑古幽字本从茲省聲如州部之茲故讀與茲近班氏父子家學相承叔皮通幽賦以幽與姬災周龜爲韻孟堅此文以幽與基周熙區顯爲韻及東都賦以幽與衢無爲韻正復同例足證古音本相近矣

愚亡迴而不泯

文選愚作回

厥道至乎經緯

至

內浸豪芒

文選厥道二字連上匪漢不宏爲句乎作於浸作沾

至令遷正黜色實監之事注實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實

官本作

而理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

文選朋作用論作講又毛刻文

選蔡邕注本屯作
純不傳上無而字

羨溢乎要荒

文選羨作洋

宜亦勤恁旅力

宜亦文選作亦宜

呂充厥道注充當也

官本充誤允

定性以和神

文選作因定以和神

寤寐次于聖心

至憚勅天乎宋刻文選心上無聖字注仍有之胡氏考異以爲脫字是也又文選天下

有命字

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

文選無乎字

既成羣后之謙辭

至奮炎景文選成作感炎景作景炎

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注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

官本注季路上有若字與前書合惟前書仇牧下原有死字各本皆脫